

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李国文 著

桐花季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

李国文 著

桐花季节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桐花季节 / 李国文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2.11

(茅盾文学奖获奖者小说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5755-5

I. ①桐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67487 号

书 名 桐花季节

著 者 李国文

责任编辑 蔡晓妮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25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755-5

定 价 29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001	桐花季节
008	月食
040	危楼记事(之一)
076	涅槃
123	变异
132	关于人字的写法
140	狗的故事
151	猫不拿耗子
156	戒之惑
174	玛丽小姐
228	垃圾的故事

桐花季节

桐花开的时候，总是赶上凄冷的春寒，而到收拾桐子的季节，天又该冻得人瑟缩了。这是桐花的命运吗？其实，当我提笔描绘那一片花海的时候，我觉得，花开花落像过眼烟云一样，难道不更是当地女人的命运吗？

我从来没见过那么短促的美丽，像焰火一样炽烈地亮遍了大半边天，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快就谢却的花，一眨眼工夫，就迅即熄灭得无影无踪。山里面一年一度的桐花也好，和那里女人一生只有一次短促的青春也好，都是匆匆过客。来了，马上，又去了。

我初到两省交界的这寂寞的深山里，不识这种春天里最早开放的花，而且是那么放肆般灿烂得让你惊呆了的花，白得那么堂皇，那么晶亮，让我惊奇。

“你们那儿不长桐子树？”翠翠问。

这女孩有一张特别俊俏的脸，应该说，我不是经多见广的人，但也并不孤陋寡闻，走过许多地方，还少有这么偏僻山村的女孩，一个个长得都很耐看。最初，她对我有点戒备，因为我是个明码标价的“坏人”，被监管着。后来，久了，熟了，她甚至跟我有点亲近，因为她是那小山村里，唯一在县里读过两天初中的学生，后来就辍学了，她姐姐、姐夫当然不可能让她再

念下去，不过，她总是想学点文化，短不了找我问个题什么的。她说：“你是作家，你会不知道这是什么花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桐花，什么时候，我领你到河那边的山后去看看——”接着，她用了一个文绉绉的词形容，“满山遍野！”

涉过那条出美女的女儿河，翻过村前那座出懒龙的耙耙山，这里的民风乡俗，是女人勤劳男人懒，据说就和这河这山的风水有关。那次我独自去看桐花，浩瀚的花海把我镇住了。凡是眼睛看得到的地方，全是雪一样的白的桐花，芳菲遍处，满天砌玉，花瓣飘零，冷雨霏霏，那季节里，天和地，一片白，白得耀眼，白得吓人。说实在的，这土地贫瘠，民众穷困的山区，一年四季，从生到死，是不会有辉煌的任何，也就是在斜风冷雨中的这些桐花，造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声势。

可惜，花开放得那样旺，但几乎无人欣赏，更无人赞叹。

柴鱼，人们都这么叫他的一条懒龙，是翠翠的姐夫，生产队的小队长，我们来到山村时才当上的。“每年都这样开花结果，看，有啥看的。”他不至于怎么坏，也不怎么好，准确地说，农村里这类糊弄上头，又糊弄下头的干部，好吃懒做的多。因此，他老婆，也就是翠翠的姐姐莲莲，除了是他无休止的泄欲工具外，等于是他家的另一条牛。

我问过那个初中生，“村里人说，你姐姐年轻时比你还要好看，干吗非找柴鱼？他除了要嘴皮子外，还有什么？”说实在的，在农村里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倒比较容易当上队长

“女人总是要捡一个男人出嫁的嘛！”捡，而不是拣，连挑选也不用的。她说这话时的平静口吻，如同说去背柴，去掐把野菜，去给猪喂食一样，“就像这桐子结了，收了，总要送去榨油。油榨完了呢，就肥田，早早晚晚……”

桐子，就是那花的果实了。

这种树的经济效益不是很大，通常只在偏僻荒芜的山坳里，才成片栽

种。然后，路边地头，长不成别的什么，随便插上几株桐子树，有一搭，无一搭，不当回事，死活由它，自生自长，谁也不把它放在心上。可这种树也真够泼皮的，很容易成活，根本不需要经心照管，水肥更不讲究。尽管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，它努力想给寂寥的大地，带来一些热烈的白，但谁也不注意它的存在。

它，真像那个莲莲，可怜的女人，当然，也有翠翠，她早晚也会像她姐姐一样，命运就这样安排的。

我不记得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，有谁曾经给桐花似雪的美丽，写过只言片字？那时，我要不是有个“分子”的身份，成为类似婆罗门教规中的不可接触者阶层，也许早就想写一写那很快地开放，也很快地凋谢的桐花，以及山村里青春早逝的女人了。也许，或者，让那个翠翠逃脱她那个下流姐夫，走出丛山包围的小村庄。可那时的我，还在炼狱中，能为这个女孩做些什么呢？

那花开得热烈，谢得壮观，花瓣满坑满谷地飘落下来，成堆成团，连山涧里的流水，也浮着白花花的一片，被湍急的细流驮着，往河里，江里急匆匆地奔去。花随水逝，一去不再，就这样结束了那短短的辉煌。没有谁会经意地看上一眼的，因此，在众香国里，它怕是最寥落寂寞，无人理会的花了。

那时，我在一个筑路的工程队里被“改造”着，刚进入这个山村，工棚还未搭起的时候，我和那些工人曾借住在老乡家。把我派到队长家，某种程度因为我是需要加以“监管”的“分子”吧？不过，凭良心讲，柴鱼对我还好，并不是他的老婆和她的妹妹起了什么好作用。这里的女人很少能对自己的男人施加什么影响。他到过省里，见过世面，有一点农民的狡猾。便宜要占，但不想太缺德，碰上这样的人，就算不错了。有时，敲敲我的竹杠，得到些微的好处以后，尤其喝上两口酒，马上跟我套近乎。“我干吗？我犯不着！我跟你无冤无仇！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过不去，谁知你将来——”

“柴鱼，你算了吧！什么将来啊！”我打断他的话。

他女人，也就是莲莲，从来很少开口的。这时，她走过来，坐在我面

前，端详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李老师，你会有将来的！”

我始终牢记住，这个山村大嫂的善良祝福！那时，几乎所有人都把后背冲着我。只有她，还有她妹妹，总是用不忍心的眼光，怜悯的态度，看着我在那些“勇敢者”的折腾作践下，怎样度日如年的。

我也始终在想，若是这个世界上，只有我一个人，那我真不如死去；同样，若是在我所到之处，所见之人，都是陷阱和充满敌意的话，那也没有什么活下去的必要了。唯其这个社会有哪怕是一丝的温馨，一点的同情，或者说，从心灵里对你的理解和信任，才使人觉得生存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。于是，你得活着，你得为这些并不是畜类的人活下去，是一件有价值的事。

就在柴鱼家的门前，有条叮叮咚咚的女儿河，在落花季节里，河面上便全是漂浮着的雪白桐花了，女人们在河边淘米，洗菜，或者，光着白生生的腿，在河里的圆石上，用木棒敲打着浸泡的衣服。花瓣就从她们手边，腿边淌过去，我注意到，谁也不在意，如同泡沫一样任其流逝。

慢慢地，我体味到，落英缤纷的桐花，就这样化作尘埃，也是这些山里女人的命运！

我无论如何也解不开这里的女人，为什么青春如此短暂？为什么过早地衰老？而且，或许老天为了补偿她们这种美好时光匆匆逝去的遗憾，凡是年轻的姑娘，媳妇，都长得水灵细嫩，真像盛开时的桐花那样光亮明洁，也像早春汛期的女儿河那样丰满优美。

我还记得，初开工时，劳动力不足，从当地招来一些短期工，十六七岁的女孩子，都有一张俊美的脸，和极好的身材，尤其裹在帕子里的漆黑长发，在河边用皂角洗头时，真像丝一样的润泽。但在村里，那些结了婚，生了崽的女人，不知为什么，皮肤粗糙，一脸皱纹，上了年纪的妇女，无一不是佝偻着腰，眼神木木的。村里人说，莲莲早先比她妹妹还俏呢！可我刚到她家里时候，这个不到三十岁的大嫂，看上去像快五十岁的样子，要不说明的话，我是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事实。

她会衰老成那种样子，真是莫名其妙的。

无论如何，她是队长的老婆，家务还有她妹妹的帮助，可村里别的女人，男人们的性蹂躏，牛马般的沉重劳作，全家吃剩下后，有一口没一口的饭食，说起来甚至比莲莲还不如。这些女人，除了赶场，她们洗把脸，梳个头，穿上整齐些的衣服外，平时，蓬头垢面，打着赤脚，孩子用块包袱驮在背上，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农活和家务，连话都没有力气多说的。

那些女人脸上唯一的表情，就是苦笑。

但从来没有埋怨，这些山里女人啊！有一次，我当着柴鱼的面问过，“翠翠，为什么田里家里的活路，全得你们女人来做？”

柴鱼反问我：“你的意思，让男人上山去拣桐子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不可以的！”

“这是屋里人的事吗！”他笑了，“你是外乡人，你不懂我们山里的规矩！”

桐花谢了，满树挂满了桐子。先有纽扣大小，挂在树上，很快就长得显眼了，像乒乓球似的。这种果实，有股气味，虫也不啃，鸟也不吃。夏天是绿色，秋天是黄色，霜降以后，由黄而褐而黑。这时，就可以从树上敲下来，晒干，赶场时背去镇上，卖给供销社的收购站。当然，三文不值两文，顶多，也不过针头线脑的钱数罢了。

收购来的桐子，通常就在地里的榨坊，加工成桐油，装在油纸竹篓里外运出去。于是，差不多整个冬天，榨坊就不闲着。那沉重的水碓转动声，油杠加压的吱扭声，再加上工友伙伴的鼾息，柴鱼的梦呓，婴儿的夜啼，和莲莲哄孩子的哼哼声，是我在炼狱中不眠之夜的难忘记忆。

湘黔接壤的边远地区，丘陵起伏，地少人多，物产贫瘠，高寒贫困。无论有水的田，无水的地，都挂在高高的山坡上，望山走死牛，劳作的苦累，谋食的艰难，无论哪里的农民，也要比他们轻松些。所以忙了一年下来，能糊口就谢天谢地了。但在三百六十天中，再累的男人们，也有坐在门口，一锅一锅地抽几口叶子烟的冬闲。连牛也趴在厢屋里，厮伴着猪狗之类，慢慢地咀嚼着稻草过冬。只有女人，从来没有歇口气的时刻，包括承

受男人半夜半夜地无穷尽的性折磨。村子里没有任何娱乐节目，天黑了点着灯费油，唯一能做的事，就是这种人类本能的游戏了。这些懒龙们，忙时都不饶过自己老婆，还要偷鸡摸狗，更何况冬闲？可一个劳累得精疲力尽的女人，还得天不亮就爬起来，上山去拣拾桐子呢！

在中国，把老婆称之为屋里人的，并不仅限于这一带，但这里的屋里人，倒是我走遍天南海北，比较起来是最任劳任怨的妇女了。冬季天短，还黑着天，就背篓上山去了，连拣烧柴，顺带把那些早就敛在树下的一堆堆桐子，捎回家来。然后趴在锅灶前吹火，被那湿柴熏得眼泪一把，鼻涕一把地，忙碌一家人全天的饭食。

这种屋里人的称呼，乍听起来，常常使人联想到屋里的柜子箱子，桌子椅子什么的。然而，我发现，越是不被人当人的这些人，也越是善良，越能体谅，而且具有绝不指望回报的同情心。

那时，作为一个被人所不齿的“分子”之类，日子是挺不好过的，任何人都资格唾你一口。所以，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最不起眼的角落里，和那些最不起眼的蚁蝼之民，生活在一起。有这些像物件一样无足轻重的“屋里人”，把你当人，当好人。尤其在那些“勇敢者”触及我的灵魂和皮肉之后，在那间黢黑的屋里，她，这个很少有话的莲莲，坐在灶坑后面，想找些什么说的，可又不知说什么好。翠翠在门口拌猪食，也就是那些水浮莲之类，往常她挺麻手利脚的，背冲着我，看不清她的脸，可她一刀一刀下死劲地剁着，我能感受到这个女孩心里想些什么。可是当我转头一瞥，在灶里火光的映照下，莲莲那张当初肯定美丽过的脸上，一串晶莹的泪珠，从脸颊上跌落下来，我顿时体会这山村女人的心地是多么温馨善良啊！

也许她不愿意让我看到，别过脸去，抹了一把，那张沾上草木灰和尘土的脸，是我这一生中少见过，一张最动情的脸。

那对在黑暗里明亮得出奇的眼睛，直到今天，还能极其清晰地回忆起来。因为，她后来被蛇咬伤，不治而死，也是这样不闭的眼睛，始终望着这个从未给过她任何幸福的世界。

柴鱼一直打她妹妹的主意，我不愿意把他想象得那么坏，但做了几天队长以后，良知也逐渐地泯灭了。他说：“没救啦，没救啦！开春出洞的蛇，最毒啦！”他或许不咒她死，但也只有她闭上眼，他才能如愿。

那是一个倒春寒的桐花季节，地上结着薄薄的冰凌。

我从工程队里找来一辆手推车，拉着哭得死去活来的翠翠，送她姐姐到镇上，总得想法抢救。

“没用的啦！”柴鱼也在哭喊着，可总是把手抄在袖笼里，不动弹，干嚎着。

那时，莲莲还能说话，她也许在这个人世界，真的感到累了，活下去并不比死更轻松。所以，她抓住我的手，很紧很紧，“不去了，不去了……”可到了镇上，乡村医生看她瞳仁都散了，又是那样缺医少药的地方，只好等着她咽气了。

我头一次看到蛇毒死人那样迅速而又痛苦，直到最后时刻，她张开了眼，什么话也讲不出来了，但我从那对明洁的双眼里，能看到她这时倒很想生存下去，并不甘心那么早离开这个世界了。

她才三十多岁啊！像桐花似的匆匆地凋谢了。

我们又把她从镇上推了回来，在一路盛开的桐花中，那张脸，那不闭的眼睛，那眼角的一粒泪珠，我不知为什么，觉得那些白色的花，好像有灵性似的尾随着这个女人，总也不肯离开似的飘落过来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那个山村。

据说，人就是这样的：在一生中，不停地把自己的心一片片撕下来，给爱你的人。所以，一旦生命终结的时刻来临，丧钟在敲响，你会牵挂你的每一片心，而不愿离开尘世。

我在想，会有那么一天，当我回顾一生的时候，那死去的和也许还活着的，给了我很多很多，而我却还得很少的两姐妹，和那漫天飞舞的海洋一般的桐花，我怎么能忘记呢？

又该是桐花季节了，那条女儿河的春汛，肯定会带来最早的花潮。

月 食

—

太行山的早霜，洒在冈峦上，洒在山林里，也洒在那刚收净庄稼的层层梯田中间。伊汝从车窗望出去，这种很像盐池边泛碱的、白花花的肃杀秋色，使人感觉怪不舒服。要不是沿途柿树上挂着红灯似的柿子，和山坳里虽看不见人家，却袅袅上升的炊烟，简直没有一点生气。连在公路旁啃着草根，已经啃不出什么名堂的山羊，也呆呆地、毫无半点表情地注视着开过去的长途汽车。

伊汝有点后悔他这次鲁莽的旅行了，应该事先写封信或者拍封电报。可是，给谁呢？郭大娘也许不在人世了。

现在，当他乘坐的这辆长途汽车，愈来愈接近他要去的目的地，他的后悔也越来越强烈。不该来的，胡闹、任性、冒失，即使是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丢了，能够找回来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，何况伊汝回到这块老根据地，来寻找那种纯属精神世界的东西呢？甚至当长途汽车到达 S 县城

的时候,他也说不好,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?除了那失去的爱情犹可捉摸之外,其他还有些浑沌的东西,他能感觉到,但说不出来。

他站在汽车站门前的广场上,峭厉的山风,带着一股寒意,朝他脖领和袖口里钻进来,山区就是要冷一点,车把式都把老羊皮背心反穿上了。他朝他们走去,想问一问,有没有顺路去莲花池的,把他捎上。然而,伊汝没曾想得到的是一阵哄堂大笑。这里的山民(他总是这样称呼这些可爱可敬的根据地乡亲)有他们独特的幽默感,和一种对于苦日子的柔韧的耐力:“挣不上你的钱了,老哥,去打上一张八角钱的票,坐那四个轱辘的铁牲口去吧,不误你吃晌午饭。”

伊汝也笑了,最后一次离开 S 县城的时候,连这汽车站还没有,敢情公路都通到莲花池了,没准还通到羊角垴吧?那个小小的山村,才是他旅行的终点。

不过,当他在售票窗口付那八角钱的时候,心里还是在斗争着的,去呢?还是不去?最后,终于接过车票,打定主意,不再改悔了。尽管他说不清回羊角垴的具体目的是什么?会有个什么样的局面等待着他?能不能寻找到那未免玄虚的东西?但这是一桩宿愿,要不作这一次旅行,大概心里永远要感到欠缺似的。他把汽车票掖好,看看时间尚早,就沿着原来叫作西关,现在叫作四新路的一条狭窄的街道,朝城里走去。不要小瞧这条高低不平的石板路,现在的那些将军们、部长们,当年他们的坐骑蹄铁,或者那老布洒鞋,都曾经在这条路上急匆匆地走过的。S 县城的小米捞饭——说实在的,并不十分容易吞咽;当年,他们也是香喷喷地嚼过的。伊汝现在也想吃点东西,虽然肚皮并不饿,但考虑到还要坐几个钟头汽车,到莲花池万一赶不上饭,翻那座主峰到羊角垴,可是得费点力气的。

他蓦地生出一个念头,西关这一带,有个回回馆,羊汤是挺出名的。一九四七年,他跟弼马温部长(想到这里笑了)头回到 S 县城时,毕竟同志拍拍他的肩膀:“伊汝,我作东,请你喝西关的羊汤!”他记得这位部长把一卷羊毛纸印的边区票,拍在饭桌上,震得酱醋瓶子叮当直响:“来,大碗

的，多加作料！”那恐怕是伊汝在记忆里，吃的一顿最味美的佳餐了。羊汤是那样的鲜美滋润，那样喷香开胃，那些煮得酥烂的羊杂碎，简直来不及品味，自己抢着爬进喉咙里去。

毕部长有胃病，不敢多吃，而他，吃完了还在舔嘴唇。“小鬼，再给你来一碗！”那对眼睛乐得眯成一条缝，笑得伊汝不好意思。跑堂的一阵风似的端来了，还喊了一声：“小八路同志，请——”他低着头，像风卷残云一样，吃得满脑门子冒热汗。

因此，他决定再去尝试一下这种美味，尽管如今他也生有胃病了，而胃病是汽车司机和修理工的职业病。

在太行山区里，S县作为一个县城，连它自己作为地图上的一小点，都有些害羞的。那些妄自菲薄的山民，这样糟蹋自己的县府所在地，说东关放个屁，西关就得捂鼻子。确实也是如此，伊汝从四新路走到改成兴无路的东关，两个来回，也没找到那家回回馆。他向一个卖烤白薯的打听，那位脸上密密皱纹里，有着永远洗不掉的煤渣的山民，把伊汝看作疯魔，在故意调笑耍弄他。

“回回馆？俺是国营买卖，是农工商，是队里的试什么点，那名堂俺虽说不上，反正不是单干，你想买就买，不买拉到，干嘛瞧不起人？”

伊汝明白他误会了，以为拿过去的私营饭馆来嘲笑他，连忙掏出买票找的两毛小票，买了两块烤白薯，这才使他相信外乡人的诚意，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回回馆早合并了，跟俺烤炉一样，十多年前就关板了，这不是刚开张搞农工商给队里挣钱么？”听来有点情绪，不过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伊汝，他也是和这位山民一样，时隔若干年后重操旧业。对于“农工商”这个来自亚德里亚海滨的新名词，竟然能在S县城一位烤白薯的老乡嘴里吐出来，使他感到兴奋。新鲜的事物仿佛初秋早晨和煦的阳光，并不因为这个偏僻的、自惭形秽的小县城而躲到云层里去，不，照样明亮温暖地投射过来。他思忖着，休要小看这座烤炉，焉知不会是若干年后联合企业的前身呢？他捧着滚烫的烤白薯离开了。身后，这位山民用沙哑苍劲的声音

叫卖着：“热的，糖瓢赛蜜！”也许歇业太久了，嗓子还没亮开，有点干涩。伊汝联想到自己的职业，想到又要提起笔来，没准也许会如此，大概不能有五十年代那份才思了吧？

他上了汽车，听那汽车引擎在力竭声嘶地哼哧着。

这辆老道奇改装的长途汽车，伊汝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部汽车上年岁了，又是爬坡，伊汝无需目测，就凭自己坐着时的仰角度，坡度不会小于千分之二十，够这位开车的女司机忙活的。这部老爷车像得了气管炎似的，时不时干咳两声。他知道，准是缸体有点什么故障；再说，化油器也不怎么干净了。不过，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司机，倒是有股生龙活虎的劲头，那短扑扑的头发，那裹在脖子上的羊肚毛巾，那被太阳和汗水渍得褪了色的花布褂子，使他想起什么，又睁开眼定睛看她的背影。她没有那种职业女司机戴着墨镜洒脱高傲的神态，更多的像一个农村姑娘；也许刚拿到一张拖拉机的驾驶执照，看她那架势，也好像开“东方红”或者“铁牛 55”似的。但是她那密实的，一剪子铰不透的黑发，她那宽阔的骨架，那圆润丰满的肩膀，使他想起了一个在脑海里从未淡薄过的影子，那是他记忆里最美的一页，也是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，是多么有意义的羊角垸的妞妞啊！

伊汝是为她来的么？也许是，但不完全是，那确实是他心头一笔沉重的负担。现在，他总算明确了这次风尘仆仆的旅行，要寻找的那些失去的东西里面，就有一个羊角垸的妞妞。这时，车窗外，莲花池的主峰，像记忆里那个文静深情的山村少女，拂去了云翳，投进了眼帘。如同那天正式接到组织的通知，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一样，看到这座主峰，他觉得到了家似的。但谁知妞妞相隔二十二年以后，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呢？然而，伊汝是那种特别重感情的人——这是他的致命伤呵！要是不去感激这个救过他命、给过他真正爱情的妞妞，那就不是他伊汝了。也许，这会给她带来难堪、带来烦恼，妞妞肯定是一位儿女成行的妈妈了；这是一路上他感到后悔的、责备自己冒失唐突的地方。但是那莲花池的主峰在朝

他招手，他认为自己回来对了，不仅仅有妞妞，还有把他当亲儿子掩护过的郭大娘，还有羊角垴那些看着他这个小八路长大的乡亲们。是的，爱是多种多样的，有妞妞的爱，有郭大娘的爱，也有人民群众对于八路军、共产党的爱。他就是为了寻找那些失去的爱才回来的。他又来到跟着那位弼马温部长在这儿打游击、搞土改、建政权的羊角垴来了。

“妞妞，你还记得那个背马枪的小八路吗？”

他在心里问着，长途汽车哼哼唧唧地、催人欲睡地朝莲花池公社爬上去。

二

伊汝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，从柴达木回到这座城市里来。

他站在那座久违了的灰色建筑物前面，望了一眼由于城市大气污染颜色变得更灰的大楼，快步走上台阶，隔了二十二年，又一次推开那扇玻璃门。他还是当年走出这扇门时的老样子，头发乱蓬蓬的，衣衫不那么整洁，但玻璃门映出一对亲切善良的眼睛、那讨人喜欢的的光芒，在柴达木，甚至语言不通的藏胞也都肯在火塘旁边给他腾个座。他微笑着，打量着楼里的每一个人，显然想找几张熟悉的面孔。他推开几扇门，遗憾，除了那种仿佛冰镇过的声音“你找谁”之外，就是一对对白多黑少的眼睛。

他上楼，到他原来的编辑室，没有叫他扑空，果然发现几张熟面孔。伊汝也纳闷，难道身上带有隐身草？一个大活人站在门口，竟谁都不理会。只有他早先坐过的办公桌上，现在坐着的女同志，在惊愕地瞧着。那进口金架眼镜，几乎遮住她脸部的三分之一，他辨别不出来是谁，但那打量人的神气，叫他惶惑不安，不禁要喊出声来：不对！同志们。五十年代毕部长大声疾呼过：“报社弄成衙门，就听不到人民的声音啦！对待群众，应该像在老区那样，一个炕头滚着，亲密无间……”伊汝望着这位张着嘴唇像英语字母“O”似的女性，心里想：“干嘛那样使劲瞪着，同志，我不会

吃你的，也不会偷你的钱包！”

人们总是存在着一种世俗的偏见，认为既然是个落魄的人嘛，必然是狼狈的，但想不到却是一个几乎原封不动的伊汝站在眼前。连第四纪冰川都在黄山留下擦痕，好像漫长的二十年，却不曾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似的。所以大家一时怔住了，尤其那位女同志。

“伊汝，是你！”终于有人激动地叫出声来。

“不错，是我，‘冰冻三尺’！”

许多人笑了，对于“冰冻三尺”这个外号，不仅老同事，甚至没见过他的人也听说过。据说——干嘛据说，实际也是如此，伊汝十六七岁，个子还不及马枪高的时候，就在边区的《晋察冀日报》上发表战地通讯。五十年代，他是报社的台柱子。那些年，他的足迹遍及全国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，国家工业建设头一批新兴企业，都被他那支流泻出热情的金星钢笔，鼓动人心地描写过。甚至还去过朝鲜，和世界著名的战地记者贝却敌一起，采访过板门店的和平谈判。所以那些年轻的同行，不由得怀着些好感、惋惜和同情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带有一点敬意瞅着他。

这个在藏族、蒙古族、哈萨克族的毡房或帐篷里，都能讨得一碗马奶和油茶的伊汝，是个能很快和陌生人熟悉和亲切起来的“职业记者”，一个挨一个和那些虽不认识，却是充满友情的新朋友紧紧地握手。他也走到那张靠窗的桌子前面，还未伸出手去，那个女同志站了起来，把苗条娟秀的身子迎着他，她摘掉铬黄色眼镜，露出了一张熟悉的漂亮面孔。

“凌淞——”

她没有开口，只是嫣然一笑，这种亲切的笑容，表明了他们是相当稔熟的，无须用语言来表达见面时的热情。他记得，二十多年前，正是诗人常说的青春放光的年代，每当替她润饰完文稿以后，什么润饰啊，简直是大段大段另起炉灶地改写，而终于发稿、终于见报，她总是这样笑的。然后，她还会毫无顾忌地俯在他耳边告诉报社的内部新闻，她那秀发撩弄着他，她那银铃似的声音惊扰着他，她那浓馥的香水气息刺激着他。曾经使